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後學吳光酉重輯

癸亥二十有二年年五十四四月如省城

緣有司迫補職不能辭赴省領咨因至應嗣寅家見其於前歲賠對往復之言一一記錄先生嘉其年彌高而向道之志彌篤云

以書答秦君定叟

秦名雲爽杭州人蓋溺於姚江之學雖悔而尚無所折衷者歲辛酉之十月曾以書來并質其所著紫易大指多調停之說不免援儒入墨故未之答也至是在省以

書規之其略曰自嘉隆以來紫陽之教微矣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高明著書之旨豈非世道幸哉然僕心尚有欲商者蓋尊意所力辨在陽明影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以見其不影響愚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其言有時相近者其實乃大相遠故陽明雖有晚年定論一書而到底以爲影響此無足怪也但取朱子觀心說及大學中庸首章或問讀之則其異同不待辨而知若就其近似者以見其不影響則恐反不免於援儒入墨之病也世之溺於陽明而不能自振拔者多矣先生始而入之繼而

覺其非雖賁育之勇何以加諸然猶似未能盡脫其範圍所以於兩家分途處猶未劃然陳清瀾學蔀通辨一書辨析最精聞先生以爲過峻願高明奮其衛道之力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得而世道其庶幾矣

五月入都

在騾轎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宿商家林阜城任丘交界處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於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爲第一義又途中見蠲免

順永保河四府二十一年圖賸田土錢粮告示土人云
昨日始挂小民蚕已完足矣先生云此當如昔人赦後
不赦前之法方善
　酉按先生方赴補即留心民瘼如此世之得通仕籍惟
榮利是亟者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六月到京仍赴席氏館
　時席文夏爲工部主事招其二子入都以札邀先生顧
　爲北道主人先生至京因仍館於其邸舍
赴部投揭乞改教職不允
　先生自罷官以來思以啟迪後學爲已任謂廣文一席

可伸素志於是授揭吏部願改教職而部以特薦起用
之人不便題改而止

六月徐公立齋邀酌

徐名元文崑山人言魏環老薦舉時
皇上言陸隴其應以江南繁劇之縣如無錫者與他做內閣
不知記此
旨否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
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即如任
子一項從來武官無廕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欲改
正勢必不能先生謂立齋議論侃侃君子也

七月湯公潛菴來會

湯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否先生云大抵
爲姚江而發

酉按湯公天資樸茂人品清高爲一代偉人第其師門
授受猶不脫良知家窠臼所以卒不能接洛閩之傳其
所謂今學者意蓋在晚邨且借以諷先生也先生以未
深交弗與縣辨他日以書論姚江之失兼錄舊所作學
術辨示之冀其自悟耳惜乎湯公晚年所學一出於正
不久而殁也

八月萬君貞一來見

萬名言鄞人言修明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顩天錄之言也然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先生以為然

酉按隨記註云貞一後為五湖令壬申大計以貪酷叅而會梅驄則語余云萬以修史暱於東海而當路以修怨相報復及之也

往會黃君俞邰因與萬君季野語

黃名虞稷江寧人時萬季野斯同鄞人在坐會助徐健菴乾學崑山人修喪禮考言之亹亹博雅君子也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為於大君之失先生皆以為知言酉按先生所著讀禮志疑內有一條亦云洪武孝慈錄直是師

心自用又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為贈并借其所著周官辨非先生皆惜其自信太過黃言元史之疎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疎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慎歟先生謂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又於其寓見江南總督于公成龍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矣因云人能自勉固不僅在少壯哉

往會張公素存

張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於黎洲之學

校定考亭淵源錄

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先生爲之太息謂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葢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云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又第十八卷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確用工如何可這樣限定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爲未確

徐君勝力來見

徐名嘉炎嘉興人極言吳昌時之氣誼能引翼人而爲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先生嘆曰反噬者固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眞氣誼乎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眞害人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爲者葢亦有之矣

張公武承邀酌

張名烈大興人先生庚戌同季友深以陽明之學爲非謂在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已著而闢之也易因出所作王學質疑史學質疑等書

請正先生俱極許可并爲王學質疑作序授梓以嘉惠
後學其畧曰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
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
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聞見以明心
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
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
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
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
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
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

譊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抉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埽龍溪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益自羅整菴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此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邨大聲

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為巳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及張公既歿不勝惋惜為作後序略叙其世系官階而大要則謂公自為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為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為巳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又論其所分修明史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云

九月補授靈壽縣知縣往會張公素存

張惓惓於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為先皆實獲先生

之意又朱溶若華亭人來見以積穀種樹拜闕義學諸事相屬先生亦許其皆君子之言

十月聞應君嗣寅之變爲文以哭之

應君蚤歲即好學躬行及聞先生之論信道之心愈篤故晚年無復偏駁處至是兩應生以札訃先生惜之遂爲文以致奠焉文載文集中

聞晚村之變爲文以哭之

吳容大涵石門人邀先生酌言晚邨凶問已確八月十三日事也先生太息久之蓋先生於晚邨出處雖不同而任道之心則一恃爲闢邪崇正之助一旦云亡哀可知矣

吳出其往時答書甚許可張武承之王學質疑但謂其應并論白沙諸人又言晚邨自甲辰以後行事最篤寔閱數月遇有南旋之便爲文以哭之兼與其長君無黨葆中書以致奠焉其文畧云先生之學已見大意闢除蓁莽掃去雲霧一時學者獲覩天日獲游坦途功亦鉅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世道人心庶幾有補而胡竟至於斯耶自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起中於人心形於政事流於風俗百病襍興莫可救藥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於賁育我謂天生先生必非無因而胡遽奪其年耶某不敏四十以前亦嘗反覆於程朱之書粗知

其梗概繼而縱觀諸家之語錄穅粃襍陳珷玞並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讀此可知先生與晚邨相契之深矣與無黨書畧云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所不同者出處耳聞訃痛悼非爲私悲爲斯道慟即欲走一介奉慰而南北間隔蹉跎至今茲因便中附寄小文一首微禮一函乞致几筵冥冥之中當不我棄也至於尊公未竟之業將來責在足下伏惟爲道節哀鄙意尊公闢邪崇正之學悲時憫世之心未於隨事指點故往往散見於時文之評而未有成編足下讀禮之暇宜輯其關係世道

者彙爲一書如河津讀書錄河干居業錄之例若聽其散於時文中譬綴明珠於敗絮恐難垂久遠或更有微言與義未經問世者總收拾於一書中以成千秋之物此絕孝第一事也至尊公所急欲表章者考亭諸書亦宜及時整頓用成先志足下好學深思平時志行已表見于世必能步武前人無待叮嚀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敢一及之無黨復書略云憶昔年侍先君于禾城寓舍得聆先生言論與先君有水乳針芥之合不意此後雲泥異方遂成永訣宜先生之深致痛悼者惟先君平生志力自荷甚重而遭逢非偶功不見用於時即欲闡先

傳之緒言窮異端之邪遁庶幾立言以待後之學者而
天復不假以年中道捐棄所未就之書惟朱子近思錄
及知言集尤爲緊要先君常語學人曰此二書不成則
吾虛負此生矣是以抱病以後猶勤批纂易簀之際不
廢丹鉛有勸以靜攝養疴暫輟以俟稍愈者先君毅然
曰一息猶存不敢不勉此時精神尚可料理後此更何
及耶然引端示緒竟不能成也悠悠蒼天此恨何極先
君時與學者講論及家常語言皆因人隨事不主故常
當時恨無錄記至今追憶雖音響尚在而精微不傳惟
時文評語出於手著先生勉以纂集成書以垂久遠固

是不孝之責即當尋記編次就正於有道而後出之亦不敢不鄭重耳嗣後更得先生不棄其愚時賜誨之此不孝之願而亦先君所望也

酉按與無黨書及復書則今所刊行晚村四書講義是無黨奉先生之教而裒集以垂世者先生之不負良友在是而有造後學亦在是矣其為道之心豈可量哉

徐公青來邀酌

徐名潮錢唐人時徐勝力在坐極言闢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者述熊孝感致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似以熊為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

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則尚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爲冒又言潛菴極不喜晚村言陽明之短亦不喜許酉山之學先生略陳巳意云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遥斷此止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以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動不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大勝力言辨別同異是救者事非學者事先生云此言大非若

止作一塲說話則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寔用力則學者
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論王公阮亭建議之失

王名士禎新城人時官祭酒抗疏請增從祀漢則田何
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洪
先呂坤并請徵辛全字復元絳州人遺書其言羅洪先則曰闡
良知之真傳先生嘆曰其見識可知

十一月與湯公潛菴書

先生重湯公人品第惜其學術猶偏因致書以正之并
贈舊所作學術辨意在衛道兼愛湯公故也其畧曰孔

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
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
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
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
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
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
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
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
其明效大驗亦略可覩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
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

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眞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

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常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古之詆毀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學術之害其端甚微其禍最烈不然當今之世有眞寔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懸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與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湯公得書即作答其略曰台諭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但當求入其堂奥不當又自闢門户此不易之定論也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葢天下相尚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丧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我以趨時局也亦有

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竊以爲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能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

助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以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亦黜之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

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是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令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也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嫚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先生得書曰余書是

孟子好辯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

酉 按湯公復書似亦知陽明學術之非不復爲之回護矣謂學貴寔踐不在多言亦是弊繫爲人處故先生以爲是反經章意似與闢邪之意不甚脗合而仍有取焉可以見先生之無我矣但學術不可不明孟子曰楊墨之言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有憂天下之心者固不得不亟亟以闢距爲已責也先生力辨王學之非而天下學者曉然知陽明之無當於聖人之道其學遂廢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下固與如追放豚者異矣因悟君子之遏異端當其方盛也宜力辨以斥其非及其將衰也第反

經以待其至可見好辨反經均是孟子之意又不可不
知所先後也
往會朱公錫鬯因留宿
朱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
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
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為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
盡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先生云竹垞朱別字之學記
誦詞章之學也
酉 按竹垞云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其言
未為不是但衆星細流不可無而妖星横流則不可使

有也而朱公概不之辨故先生云然不然以朱公之博物洽聞亦一時所希有豈可以記誦詞章少之哉

趙吳志伊萬季野貞一姜西溟宸英鄞人馮魯公

陳葵獻

張漢瞻雲章嘉定公酌

貞一極言晚邨之失先生曰此皆晚邨前半段事又言晚邨之攻陽明也即所以攻藜洲先生謂此言尤過或其初意氣相左則有之若後半段之晚邨直是為學術起見豈為攻藜洲而然季野云晚邨之所以怨藜洲者以藜洲曾有書數其失又一日衆坐中語及羅念菴洪先吉水人晚邨不知何人也藜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益深

先生謂其言皆不足信縱有之亦晚邨前半段事不足道也隨記註云戊辰見鄭禹梅所選外墨有餘姚黃百家主一父序痛言制義之無關於學問不知即是藜洲之子否

酉 按先生註此見其持論偏陂極似藜洲家法宜其不滿晚邨也又按湯子遺書中有與黃太沖書主一寔太沖之子

李野又言高景逸極重辛復元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儒而偽者也

酉 按先生有與山西進士范彪西書惓惓於辛復元遺

書數種則似高說爲長

往會魏公環極

魏言吾輩須受得苦方成得人先生以爲名言

赴張公素存酌

張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葢指姚江以後蕺山蕺洲而言也又言汪苕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

深嘆熊孝感初見信於

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愼而爲忌者所指摘眞可惜

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閻公百詩來會

閻名若璩淮安人先生亦許其博雅言顧寧人今已不在所著音學五音方在刊刻

十二月赴靈壽縣任

靈邑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水衝沙壓旱澇頻仍先生務在與民休息蒞任之初有自陳八款言皆實政始終力行一不私用地方夫役衙門自行修葺一日給薪蔬皆現銀平買不累行户一徵課以大義勸民急公不事敲扑火耗盡除一知襍派累民力請減省其不得請者自行捐辦一見健訟為民害出示曉諭或待其投告時多方開譬冀其自悔并講明鄉約洗其舊習一嚴禁賭博

以清盜源又恐紳衿爲倡則發書以勸諭之謂上行下效不可不戒一訓誡諸生勿包詞訟案牵必較其文藝之優劣又恐其重文輕行每朔望詣學與之講解四書勸其將聖賢道理躬行實踐一旱荒尤爲邑患以興水利爲急務甫涖任即孜衛河源流不時疏濬

甲子二十有三季年五十五正月如真定見守道李公李名玠[illegible]人言治道貴清淨本非大中之論然處煩苛之際不得不如此先生以其言爲知通李之父號君實居揚州富而好義先生述張公素存之言如此見癸未隨記

行鄉飲酒禮

此禮有司視為具文多怠忽從事先生謹行之一時在事諸人皆恪共厥職敬從先生斟酒歌詩皆生員執事酒至饌至賓主皆與之揖先生以為彬彬猶有古風

如保定見巡撫格公及巡道吳公格名爾古德滿洲人居官清正語先生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慕巡撫先生竊喜鮮掣肘之患可以少展素志矣吳名元萊[illegible]人以家集贈言魏司寇時蔚州已辭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又言國裕之虛一耗於西僧再耗於隨旂行走之冗員吳為明大學士吳甡之子

再見守道李公請免靈邑灰車

灰車者赴石灰廠運灰以供

欽工靈小邑派至五輛較大邑反多經乖盤費約六七百金

前任董君子祈申請免替不允先生蒞任再三力請謂

倘以靈邑地方稍僻不比衝途故派車獨多則又有說

焉州縣之中有衝而大者譬之強壯之夫雖處風霜之

中猶能負荷重擔若僻而小者譬之尫羸之人雖安居

一室四肢無力尋常舉步待人扶持若任之以百鈞之

重其不立斃者幾希若止論衝僻不論大小是猶責怯

夫以烏獲之任求駑馬以千里之程也可謂善喻甚至

乞恭罷以紓民力始許裁減二輛至乙丑三月始獲全

免大累頓除先生爲民手額

三月與諸生講學

先生謂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又云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爲學豈知此哉

論傅氏明書得失

邑人傅掌雷嘗作明書酉按癸亥隨記黃俞邰來會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霖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先生取閱之嫌其筆力頗弱史館則掌雷即維霖字也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劉文成置襍傳謂其識甚卓

酉按丙寅之春修邑志成於藝文志論傅君所作明史與此同而趙公耐孺以書論之先生復書其略云所修縣志因邑人本子疎漏良多傅君著作自成一論不與俗同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僭妄此亦疎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稗益良多如以江陵爲權張桂爲佞來諭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

人則似過刻而存此一段議論于天壤使後世知立朝事主不可一毫苟且苟違大道雖以江陵張桂諸人之才學不免於爲權爲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又如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例然或又曰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魯論之仁管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爲元進士矣又爲高安丞矣又爲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成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兩端出處中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

明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之非常之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不類伊尹襟之一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廉丹予孟達之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非然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廉孟同論楊鐵崖老婦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即不爲襟不知何以服危太樸

乎故謂文成之禨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禨則可矣然不可謂非禨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于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說然乎否乎讀此書覺義例精嚴華衮斧鉞立爭一字先生倘居史局得司纂修之任操筆削之權以繼涑水紫陽無愧焉

閱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先生曰宣宗賢主也何至於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畫疆而守即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同之辨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二一體未嘗相許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無常克一之吉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先生曰傅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之者衆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先生太息曰惟通宸濠我知其弒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爲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得不爾耶掌雷此言抑大遠于曾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間篇之旨矣鄧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先生曰此即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張居正傳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此論甚卓又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佞倖傳云桂蕚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

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
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
名不相下萼爲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
改補太常萼不敢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
酉按傅氏固尊信王氏者其論若此處恐未足據爲信
史
六月巡撫格公以疏薦
時
駕幸五臺山格公迎見
上問地方有何好官公以先生對出即具疏有清操素著愷

悌為心履任方始而聲教已洽輿情等語部議准紀錄

一次

九卿公舉

時江南總督永寧于公卒

上諭九卿有清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九卿遂公舉巡撫

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勲學道趙崙知府崔華張鵬

翮知縣則先生凡七人

七月委署平山縣事尋檄取入簾

初先生以不勝兩邑爲辭上官不允而赴部入簾之文

至矣先生以委署在先不得已至平山視事而另委署

篆之文又至矣先生廉得平山尉平日貪横事即具文
申揭然後赴部
入都過定州聞撫軍格公之變
廿六日到京于寓因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
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
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
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徐公健菴來會
時不果入簾將出都矣徐公來言格撫軍之面奏由中
堂別有聞與郭阜旭[illegible]之言相反是以不果行取

徐欲先生一見中堂先生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其安于義命如此眞夫子家法也

往會湯公潛菴

時湯公奉

命出撫江蘇先生具述蘇松浮粮蘆課之累當以漲處補其坍處及抑浮靡崇實學等事湯公一一首肯又言居官不可專聽幕客之言此輩代他人謀事不無瞻前顧後我惟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已志湯亦以爲然

出都至保定奠格公

格公素重先生而先生亦許其清正故往奠焉因至經歷王天帀辰[illegible][illegible]人署其燕息之所有額曰南窗寄傲先生易之曰活潑潑地謂慕陶之傲不如學程之活爲文以記之

送格公殯

先生云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嘆可嘆兩道臺止爭祭品之多寡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

過定州宿明月店越三日回縣

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爲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

存神又不能磨不磷涅不緇而與之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曰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孔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按此條必有爲而發今不可攷矣

十一月十三日寅夘之交地大震

是日閲欒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欒武子邑先生云恐武子之時鮮虞尚未屬晉又見吾郡譚公昌言於萬曆年間爲欒城令捐俸助民穿井一百眼百姓世食

其利先生曰此可為法

十七日月食

先生云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夘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葢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北而言也

校論呂涇野集

閱涇野集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于漢宋黃老為小訓故為大論異端於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為輕詩賦為

重先生謂亦須問如何樣訓故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抹殺又云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於早而補於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贓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史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斃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又紫陽道脉錄意思極好又一篇云衡有銖

兩鈎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亦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昔爲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糟甕之間予嘗以爲濫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酡之二子者則予之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潑齋記不同

酉 按先生活潑齋記其略曰余親家王子天帝官于上谷其署中燕息之所舊題曰南牕寄傲愚請易之曰活

潑潑地竊以為善學淵明者莫如斯言也淵明之為人高風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能涵養於視聽言動之際知傲之為達而不知其為病傲之一字伏於胸中而形乎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慾横行而不悟湎於酒耽於衕閭巷鄙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為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古之君子知道之無不在也戒慎恐懼息有養瞬有存貌則思恭言則思從視則思明聽則思聰用力之久義精仁熟充乎中而達乎外氣稟不得而拘嗜

慾不得而蔽習俗不得而溺塞天地橫四海而無所礙
活之至也以程子之活易淵明之傲斯為善學淵明也
夫閱此則先生之所以不同於涇野者亦可想見矣
又別東郭子鄒氏序是不磨之文贈葉敬之考績序郴
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皆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
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為鄒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
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
也欲使公為汧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興景祐之間
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先生云
張西山能鱗大興人欲將橫渠之父入啟聖祠與涇野之言

合

酉

按今

上之六秊三月臨雍命禮臣議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

或有可升而附九卿議宜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有

旨著依議行先生謂西山之言有合於涇野意亦以為可入

也則張之崇祀宜矣又按先生靈壽志論從祀曰從祀

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秊增入陸象山

九淵萬曆十二秊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守仁三先

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於禪與孔門之旨不免莛楹

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為善學三先生者至漢儒

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以其學未純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墻之外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可以一眚掩大德乎今

鄭康成亦

允九卿議復入從祀先生之志得伸獨不料鄭則無端而見斥于有明議禮之臣張則去今七百餘歲始得附享而先生竟與二儒同時膺茲大典豈非異數哉

又一篇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志

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知自勵又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訒言曾之三省說得眞妙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於無知道之妙於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此見道之言又送大司空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又云淮水發源台

簪止可濫觴耳及穎汝淜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仉氏比台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仉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酉按丁卯六月隨記有偶撿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介即古掌字反爪爲掌今文廟考誤作仉先生因查字彙仉字音掌註孟母姓其誤有自又謂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見其刻橫渠易說序心嚮往之又云黃霸爲郡則優爲卿相則劣凡以其生於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河東運使學進士舉人題名記元城書院記司馬文正公

祠記洙泗講堂記皆有關係又答王端溪子德徽書云滙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先生云此二語似不是

百 按先生讀禮志疑一書多主鄭孔而不盡從集說則知所謂似不是者非斷然謂涇野不是也

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

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即是一貫予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此可見先生認理之細存心之虛

乙丑二十有四季年五十六正月如眞定佟機爾渾泰來見

佟滿州人官筆帖式來問太極之義先生爲之細剖嘆服而去先生曰此滿人之好學者也因作太極論載文集中

回縣即如保定

宿定州因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葢舍格物而言致知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見巡道吳公

吳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

法度耳先生云道臺此言有哀矜勿喜之意

回縣至北紀城講鄉約

北紀城者邑村名也先生恐鄉愚無知赴鄉與之講解俾人人知善之當爲自此徧及各鄉此六諭集解所由作也

二月與諸生講書

講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内戒懼愼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内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益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明矣

天地位只是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尚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酉 按講學者率言體立則用自行先生獨謂用行更難於體立發先儒所未發非閱歷之深體認之精者不及此

與方淑論太極圖

方淑爲先生宗人先生謂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

陽之氣有此五者耳又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三月賑飢

靈邑歲比不登至是飢先生多方賑濟民賴以安時有斂財演戲者乃切責為首之人以其所斂財助買米施粥

六諭集解成

先生與民講解之言彙成一帙恐其久而易忘也因梓

以授之其序略曰六諭明白正大二十四字中一部大學修齊治平之理犂然備具雖蚩蚩之民咸可通曉與古之三物六行何異而移風易俗未収其效是有司之過也間嘗巡行村野爲之講解冀其漸磨於仁義而自遠于刑罰然七季之病必三年之艾是求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能救斯民之漸漬于薄俗久矣豈區區一卷之書朔望一讀其遂能勝殘去殺耶亦以是啓其端云耳若夫擴而充之引而伸之俾家諭户曉淪肌浹膚邪穢盡滌渣滓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而往行之何如耳

七月革里長

先生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粮多者爲單頭謂此法甚好
與平山令書云大抵向來以里長爲可哭之物一使里
長則步步皆荆棘矣所以斷然去之也
　酉按高安朱公可亭軾撫吾浙時決意革除里書即先
生意也
八月仇公滄柱以書來兼贈詩
仇公以先生治行爲天下冣司點陟者宜列之薦剡以
光大典而不見及以書來鳴其不平且以館課銀河篇
請正先生答書畧云某待罪畿南硜硜自矢而鳩鵲之
民如故則才平二字乃其定評豈敢不反已而尤人也

耶

試諸生始定入學講書之期

示諸生畧云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正諸生論文講道之候故擇日考試自後每逢二四六八日堂事竣即詣學聽諸生講書有欲質疑問難者以次進接本縣亦不敢藏拙務與諸生辨晰明白至午而散其儒童有志者皆得隨諸生聽講此松陽講義所自始也試卷畧加批點不分高下仿程子改試爲課之意

邑大水

親至各鄉勘災多方保護即申報上司懇其題請蠲免

而上司不能體恤委員踏勘自秋徂冬再三不已而先
生捐供無缺勿使擾民
爲民贖身
邑有王姓名魁者貧不能自存鬻身旂下旂人持要人
札來索印契并取其妻徐氏同往先生曰其在此可坐
視其離析而不之救乎因詢其婦之父母皆不願往遂
捐俸爲之贖歸
十一月至府送試
往例學使者發銀買辦各州縣均派供應仍繳原銀除
官廚日用外在內則門皁在外則各執事人皆有供給

且索使費又有不時取用之票其費不貲各邑苦於支應例派靈邑之日先生昌言於院使門外曰僅能勉力供應官廚其餘襍派窮邑槩不能應各役亦歛戢不敢復言先生語人曰此亦危行言孫之道也

再答秦定叟書

癸亥之夏曾以書規之秦猶未喻復以書來又答之其畧曰來書謂未發已發朱子一生精神命脈之係也知未發已發則知靜存動察又謂今之學者相率入于困而不學其源皆起於立教者以本體為功夫而不分未發已發之誤此固然矣然以此論朱子則可而謂陽明

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專在此嘉隆以來人才風俗所以不如成弘以前者專在此則恐有未盡者蓋陽明之病莫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昧於未發已發之界其末也既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則所謂未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未發所謂已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過存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混動靜而一之然後爲異於朱子也朱子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所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者言與陽明之無善無惡相楹莛即使朱子守舊說而不變仍與陽明不同所以陽明雖指此爲晚

季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言此僕所以謂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先生紫陽大指書中乃云無善無惡一句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是僕所深疑而未解也來書又云晚年定論一書陽明不無曲成已意不敢雷同即其窠臼此固是矣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臼者嘗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反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尊所聞是

以有中和舊說有答何叔京諸書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悟中和舊說之非而服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何叔京書為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先生乃儱侗以為朱子之一轉關却似以居敬為重而看窮理一邊稍輕雖不若陽明之徒盡廢窮理而未免抑此伸彼故答李中孚書（此亦定與書）遂以大學補傳為可更而以陽明之獨崇古本為能絕支離之宿障為大

有功於吾道亦是看窮理稍輕之故夫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故曰涵養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可不居敬者亦未有居敬而可不致知者故朱子說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諄諄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眞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于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孰不可更即曰格物以知本爲先所謂當務之爲急然於格物之中先其本則可如古本大學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不可是又僕之所深疑而未解也至先生惓惓於居敬主靜可謂深得程朱之旨而切中俗學之病

矣然敬之所以為敬靜之所以為靜亦有不可不辨者

嘗觀朱子之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葢惟恐學者下手太

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雖

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

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

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

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朱子雖云敬字工夫通貫動

靜而必以靜為本卻又云不必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

夫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葢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

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使他
適而已非欲人謝却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
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于靜甚至坐必七日名
爲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
謂靜矣此用力於靜者所不可不知也先生示人居敬
主靜而未及敬與靜當如何用功是又僕所不能無疑
也又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
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即指無善無惡非
孟子所謂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
是也陽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

自發而已一有思慮營爲不問其善不善即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又謂陽明之學眞能爲巳而非挾好勝之心者夫陽明大言無忌至以孔子爲九千鎰朱子爲楊墨此而非好勝也不知如何而後爲好勝耶合先生之論陽明者言之謂其眞能爲巳矣良知之說合於性善之旨矣崇古本大學能絕支離矣惟無善無惡一語不能無弊是又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矣晚年定論雖不無曲成巳意而採答叔京諸書又未爲盡過矣所不滿者惟不分未發巳發一節耳然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之法則并未發巳

發亦與朱子名異實同矣前輩以陽明爲指鹿爲馬者皆非矣僕極知先生爲學術世道起見與世俗之私意調停者不同而埽除未盡不免涉于調停之跡恐遺後學之惑所以不揆愚陋不敢自匿其所疑諒不以指摘爲罪也

酉按先生辨朱王之異莫詳於是書其言居敬主靜及性善良知尤極精微雖因定叟之蔽而發其鄙而先生一生工夫本領與曉示學者之切亦概見於此矣

丙寅二十有五年秊五十七正月往府見道臺酉按是時巡道是李公名基和但隨記不注某公

道臺語先生曰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世道可嘆仇
公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無先生名亦爲搤腕因作
詩以寄其序云陸子稼書向推清節第一計典闕然感
而有作詩曰陸子聲名天下屬憶在西泠相往復文章
軌範本先民衡論古人洞胸腹初宰疁城志潔清豪强
不敢肆憑陵婦織兒唫官舍冷夜牀折足支瓶罌撫字
心勤絕鞭扑民亦如期貢錢穀時騎瘦馬謁上官竹器
一枚布一束上官覽之怒擲地投劾箏論事鉅細獨有
輿情不忍離傾國攀轅路迢遞崇文盛代煥
皇猷薦舉重經魏蔚州咸謂君才任鴻博何期讀禮旋林丘

邇來更得中山令篤俗訓民著善政品行廷推第一流

宸聽孤標豈是少人知才大反爲衆所疑前何卓卓後泯泯

貞白居然達

遂使君身分兩岐君若蚤登天祿閣何難璀燦弘制作

君若同叅臺諫班庶幾㡳柱回狂瀾世風局促無足齒

寵辱不驚固宜爾鳳凰鎩羽鴟鴞張吾道還應直如矢

閱寧晉志

先生云見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

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

直至燕北無有間斷益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

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即其最北之第八陘先生曰按今太行之關口多矣豈止於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个影子

二月上丁祭先師先期詣學省牲

先生云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為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於煩矣未敢從

三月靈壽誌成

先是奉部檄徽邑志靈邑闕如先生乃取邑人傅維樸

草本爲之訂定每條作序論以冠之凡三易稿至是乃咸異於凡志者有三不登寺觀斥異端也不載坊額尚闇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以已見正史也其答傅君修志議略云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可不存乎至于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有說焉春秋之人物莫大於

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之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子產而略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聖人不必沾沾稱述于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會諸公之在靈壽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不待邑志而始著略舉其槪而不詳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

有詳有略固太史公例也

酉

按此書凡作郡邑志者可以爲法又隨記注云誌成

新河令王益仲培極贊方音一條獲鹿魏雖伯雙鳳極

贊田賦志

以時務六條上撫軍

巡撫于公成龍旂下人檄行咨訪利弊先生條陳六事其略

曰一緩征宜講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

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征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

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

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寧謐司徒不

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賸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矣一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盻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粮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内之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地補之其荒粮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

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于墾矣
一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
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
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
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
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
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粮之羸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
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積
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疲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為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襍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

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自備乎抑或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襍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貲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罷敝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一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

司留爲積穀之用遇有逃亡絕户即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于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于窮民者亦無餘地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粮毫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容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即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即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于公報曰據詳皆籌畫久大之謀非

徒為一時補救之術云云惜乎于公知之而卒不能見之設施也

四月有感士風

時有薄植之人皇皇覓館求售者先生嘆曰昔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旂下多收用粗鄙之人於是文理未通之人皆可僥倖以取衣食竊厚利旂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旂下之風俗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得意遂謂讀書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壞是兩相害也

閱武功志

往年先生在保定陳君名傳者其邑之名士也來見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棻之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於康對山武功縣志至是閱之見有載姚合縣居詩三十首先生謂不過是嘆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是

閱湯公潛菴黜淫祠疏

湯公撫江蘇以禁浮靡厚風俗爲己任上方山有所謂

五聖祠其巫覡煽惑人愚民奉之若狂至有爲河伯娶婦事湯公赫怒沉其像毀其祠恐愚民不喻後將復然因具疏請

旨永禁先生閱疏云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寡一是不畏强禦君子之待幽明總是一個理

五月論井地

偶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者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蔿掩牧隰皐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注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論喜怒氣象

先生云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至保定見巡撫于公

先生云撫院天資好而未學殊可惜如獻海東青念壽生經皆未學之故

八月上丁祭先師

因與諸生言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

動這便是爭

酉

按先生看爭字極細極確亦見禮文平時不可不講究

巡撫于公以疏薦

時巡道李公力請與高陽令同薦部議革職還職與例不符不准行取

九月與宸徵行冠禮

即遣往保定王天市署就婚

十二月墾蠲之申得請

先生因靈邑去年被水屢請蠲粮上司徒以一勘再勘

較論分數訖無定局至是奉

上諭眞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年錢粮盡行蠲免先生奉檄色

喜云

朝廷有如許德意不計分數非臣下所能及爲民慶幸者累

日

丁卯二十有六年年五十八正月如保定見各上臺訪魏公蓮

陸

魏公名繁與湯公潛菴耿公逸菴登封人皆出孫徵君鍾

元之門曾知山西平定州謝絕苞苴及歸行李蕭然亦

篤行君子也乃建陽明書院於保陽先生惜其質美欲

廷其學術之偏因授以王學質疑一編湯公亦篤信其師說惟耿公後來悟王學之非與二公議論不合葢能自振拔者先生閱孫徵君年譜因嘆曰近年來南方有一黃黎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所學旣非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淸楚因思孫鍾元鹿伯順善繼定興人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跡的事他日講衣敝縕袍章亦云鹿江村卽伯順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當日子路亦是這個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

衛濱日鈔成

摘問學錄隨記中之大有關於學術及先儒所未經闡發者彙成一編顏曰衛濱日鈔以嘉惠後學云

二月詣學講書以五則示諸生

爲諸生述與守道某公語曰道臺言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道臺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曾有爲賢爲聖的眞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内出來諸生聞之皆竦然因示以五則

一講書今定於四九日先期派定三人預將所欲講之書反覆玩味要無疑者看到有疑有疑者看到無疑至期從容宣講與衆共質務期有益一本縣所發明原欲與諸生相質正倘有與諸生意見不同者不妨面詢或寫出相商古人得力多在辨難之中勿得蓄疑不問一本縣所講不拘何書俱要引到身心上去不止從舉業起見不可視作泛語一科舉之制第三場試策五道蓋取古經義治事之意欲學者兼通世務體用備具也近來士子湯不講究至入場惟以草率完事今擬發策問一道諸生退歸研究不必即演成篇但就題中所問逐

一致究明白有疑輒詢若有確議卓見能一一條對者尤徵好學一凡係關厢居住各生務期畢集其散居各鄉者隨便聽其到學聽講

上丁祭先師

行禮畢語諸生曰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之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方淑講切偲之義

先生言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

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西按隨記云方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學者多不通幾至楳背氣質之難變如此又見言不可不慎又周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日此謀刺之談也故先生云然他日又謂無友不如已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已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三月編審人丁

從來編審一番丁口有增無減先生嚴查現在人丁不敷舊額遂以實報其略云蠡邑人丁舊額一萬四千有

奇後增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查其遞增之故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且必稍溢而後已故逃絶俱不敢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户溝中之瘠猶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加以屢歲旱潦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職編審之際其閒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產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產業者即不除老而有產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删去

之數若照舊攤派一縣良心不肯自昧據實詳明府駁
云作何料理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先生再詳裕課之道
亦惟愛恤窮民使之充足逃亾日少自然國課日增若
目前情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求其無缺縣官平日
失于撫綏以致户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以爲溺職之
戒可也上官見先生百折不回卒如審定之數報部又
答阜平潘令書略云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
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在吾
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
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

至貴治之蕭條亦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腳根諒必無妨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册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

酉按此書可見先生之忠告而萬物一體之意亦略可見矣

捕蝗

時境內有蝗遂懸示各鄉有地之家遇蝗蝻生出立刻報官撥役幫撲又示地方人等無論有地無地皆仰給於秋成宜協力撲滅將所獲蝗蝻送縣即給穀種是年蝗不為災

議均甲

時上司檄行均里均役之法因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兌而民便之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兌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爲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又思明之職役有夏稅秋粮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粮雖似本楊炎却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揔入在夏稅秋糧之內又思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遂議覆大略謂均役之法江南錢粮浩煩里甲多寡參差難於按算

故均里均役誠爲善政靈邑錢粮無多若行均甲之法必割彼補此不惟滋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差求其畫一必費周旋地方情形不同相因照舊又云均里均役大約從行差不均豪强包攬起見但行差有二其條鞭內之行差照畝科算原無不均至額外之行差如軍需雜辦一切不准奏銷者皆私派諸民名爲設法無礙不過掩耳偷鈴之計州縣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不均實甚今百姓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不能清私派之源即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令賦繁之地稽覈爲難者聽行均役之

法以便清查賦簡之地聽其仍舊以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派則所宜通飭者也

四月如唐城葬郝雪客

郝名浴定州人其子請先生祀土因赴送焉先生記云雪客即葬於唐城中二夫人祔於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祔葬同穴異室也霑化李呈祥來會葬酉按乙丑二月隨記云海豐王爾梅有書來霑化人蘇斛持至也蘇言其邑李呈祥順治時言滿人不可用流徙赦歸淄川唐夢賚以數呈祥罷官與高珩同里三人交最厚李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之費有至千金者畿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貲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

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為非先生曰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為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酉按數語極透闢為王陸回護者自此無容置喙矣

呻吟語質疑成

時赴郡謁新守同僚畢集擬刊成書以志一時之雅先生以新河令王益仲有呂新吾呻吟語一書內多關係世道人心語因為作序醵資刊成其中間有可議者慮學者無所折衷又作質疑數十條並刊行世云

與呂君无黨書

先生偶見張考夫先生履祥桐鄉人備忘錄一冊其篤寔正
大足救俗學之弊因貽書无鄙其略曰惠教行略
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箕裘而益振何啻邵子文蔡
九峰家學相承也儀禮通解訪求數年僅得經傳正文
今大刻告竣何幸如之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
有刊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爲考夫門人弟留滞恒
陽汨沒簿書中無一善狀間與學者談及書理只是村
學究舊話頭無足道者惟到處勸人讀尊公書而已平
生雖不能追隨高蹈之風今頭鬚半白已是藏拙時候
略將未完整頓便當從十畝間温尋舊學冀少有進終

免爲流俗人也

以書答兩席生

席漢翼漢廷以書來候復書略云閱近作充滿流動以此入場不難搴螢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愼稍有以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僥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也揔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

酉按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假道學偏不肯如此說可知先生愛人以德與世俗師弟之情大異此所

以爲醇儒也彼世之訾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者亦淺之乎論儒矣

請量減田房稅額

其略曰靈邑房地舊額七十七兩五錢康熙十五年增十五兩五錢征收之法每民間交易價銀一兩完稅三分靈邑地價每畝止一二錢不等民住居多係草房泥屋價更無幾以致稅不及額分派里下苦累不堪今不敢違例私派有不及額悉由墊解但捐墊亦不可爲常勢必仍派之里下此實地方一苦累伏懇軫念荒瘠之邑與通都大邑情形不同合無題請量減庶國課得完

不致壓欠云

六月論夜行燭

先生謂此書篇名淺俗盍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又云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論文體

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先生云閱此則覺斯之底裏盡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埽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

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駮襍為宗以詰屈為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於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安得不亾

八月以失盜申報

時有官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強刧字先生不欲隱諱竟以刧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拘吏痛責先生不為動

未幾獲盜將成獄矣撫軍不欲上聞命改刼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曰我寧以誠去官不能以僞居職卒不改郡守囑失主遊移其詞乃取盜之巨魁杖斃之先生惻然謂盜有可殺之罪而殺之不以其法猶枉殺也其剛毅類如此因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講讀大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楚苦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做個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

聞魏公環極之變爲文以哭之

仇公滄柱以書來候并聞蔚州之變先生不勝知己之感爲位哭之遂使人以文致奠焉其略曰某浙西鄙士江南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其待罪哆城于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贈詩獎其蒭菲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及聞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恩怨即某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其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許是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即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

中自立正當如此遂薦之

九重復其舊職某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

補官謁見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

生[illegible]貞愈益喜欲薦達之是皆不可解者豈非

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也寧

朴無華寧拙無巧苟其朴且拙也雖無足重輕之人猶

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為重輕者乎某自承乏畿南以來

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朴與拙弗敢有變而已

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

蔚再一望見顏色而胡意先生竟至於斯耶中心痛悼

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得景星慶雲不可復覩嗚呼哀哉讀先生此文可見君子之文如水惟澹故成也

戊辰 二十有七年季五十九正月論陸氏解經之非謂以六經爲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註脚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

三月焚蒼巖山進香紙駕於堂山爲井陘縣所轄俗傳爲天女修道之所土人於春時聚衆歛財製紙山坐神像其上謂之駕舁至山焚之以求福利時爲首者乃本縣一隸先生命舁入即焚於庭

所歛財罰修馬神廟

六月以二語訓學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訂綱目書法正誤之失

閱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季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季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高祖十年分注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孝惠四季立皇后

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七月聞熊公敬修徐公立齋起用之信

先生記此喜正人之復進即孟子喜魯用樂正子之意

論潛確類書之失

謂其載滹沱河潊河絕無源委直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郊之爲言茂也此書引之以証三郊尤誤按郊字疑本作郊因在正東而言昔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

也後人於郊旁加水耳葢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又書中誤以漢書所載序次爲史記

刊一隅集成

是集本家庭授受之書先生以習舉業者均不可不知恐流傳不廣遂鏤板行世

八月丁君燕公來見

丁名棠發嘉善人是年成進士因南旋來見言湯潛菴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一語余國柱（字佺菴 大冶人）添朝多弊政句以復於

皇上因此觸怒余之中傷善類類如此宜乎余不去位先生

終爲外吏也

柴君尺階來見

柴名震杭州人其父爲先生同年友名煌字炯如時謫遠左尺階從其父所來見因出郃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準提兕先生云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眞同一臭味

九月范君彪西以書來兼寄理學備考諸書即答書

范名[illegible]洪洞人其書内有黄太冲所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先生曰陽

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又閱理學備考惜其不辨淄澠答書畧曰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此誠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荊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序中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

同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陸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即其一身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并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并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逕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范又復書以國典爲嫌又答之略曰來札

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況楊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于橫議豈可便置而弗問耶

酉按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賴諸儒議論在宋即斥之可見制度未當在當時尚可改正况勝國乎

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説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

救之恐章句支離之病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即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爲何如

誨朱君子舒

朱君[illegible]人大都不免於憂貧着先生語之曰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丹方

論史記得失

謂賈誼鵩鳥賦幹緊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公孫弘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弘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

不可謂不是特沮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為之解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李斯傳以督責為王道以申商為聖人何異指鹿為馬

十一月論本草綱目

書為嘉靖時李時珍所著內附脉學及奇經八脉乃不可少之書又載陶弘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己巳二十有八年秊六十正月往府會陳公

陳名祖法山陰人時爲晉州牧言黄藜洲居鄉甚不滿於衆口嘗爲晚邨買舊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品可知巳

三月呂君无郈來見

呂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又言晚邨與藜洲不合因爭高旦中之墓誌起又言未發巳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先生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

窮理而已矣无鄙疑敬字不屬知先生曰敬統知行又言考夫爲人以謙讓爲主於老生多推以爲勝已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則晚邨所不以爲然也先生云兩日與无鄙語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刁君再濂來見

刁名[illegible]祁州人蒙吉長子也兩月前曾以蒙吉所刊

斯文正統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來寄至是來見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尚襍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百按湯子遺書孫徵君移居蘇門道出祁州蒙吉留至家講學三月則其學亦不能無偏後聞先生及海內鉅公正論幡然一改其舊可謂勇於從善矣惜乎天不假之年庸孟翼註未及改定誠有如長君再濂所云者分別觀之可也

閱斯文正統謂王陽明與毛憲副書可與象祠記同傳

可見先生之斥陽明爲道非有成見也

六月論漢書之失

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疎略儒林傳叙易獨詳而於毛詩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以上亦絶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蕭望之傳見其不悦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時又看元史見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次焉者王鶚之於閻閎蕭𣂏之於李述魯聊乎

九月讀書分年日程刊成

是書爲元儒程畏齋所著先生患當世學者浮慕躐等而不知終身爲學之序因刊以指示之幷作跋語以致丁寧之意其略曰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遂具文申送學院欲其須行廣勵也時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

國華字光生所刊程氏讀書日程來示與此閱稍異內有

夜讀法及杲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

十二月魏君■■以其家刻書來贈

魏名荔彤栢鄉人貞庵公子也送鑑語諸書先生云其中辨崔實政論之非及明條辯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又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已收入鑑語去取甚當

庚午 二十有九年年六十一 二月方君■■來見

方名于勃係方從哲之親姪行唐舊廣文也言從哲當日與亓詩教有舊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於東林

巡撫于公至縣

于公以酌賑來縣因語先生曰余前疏薦例應行取罷阻撓者余國柱此時余已爲郭公華野所劾故于公云然

二月賑飢

時奉

命賑飢靈邑發帑三千兩先生每日裹糧馳驅深山窮谷無所不到審其衆寡老弱而配給焉務使人人得沾實惠吏胥不得有所侵冒自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三日凡四十五日而賑畢闔邑徧沐

皇恩惟先生實心奉行故也時郡守約以二千兩及民其餘繳上臺爲勘荒費先生謂此銀乃加惠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也卒盡散之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獨先生屹然不爲動云

五月總憲陳公說巖論薦行取部文至六月入都

陳名廷敬澤州人時科道員缺

上諭九卿各舉所知公以先生薦奉有
俞旨行取來京先生謝事時猶申請緩征及房地稅贓額并
上司供應宜永遠革除又貯倉米穀須不時借放飢民

等事撫院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瀕行邑之紳士與民攀轅哭送者不可計數先生悉慰而遣之邑人士遂爲文勒石以誌去思曰靈邑介在瘠陋災祲頻仍歲在巳巳夏旱麥不登秋旱霜殺禾民間終歲勤動不獲粟升斗相與劚樹刈草而食流離野死者相屬公爲疾首蹙額以勞來于野亟繪災民之狀告救於郡二千石及中丞以下鄰邑傳誦其牘者多至痛哭焉所請格於上不憚再三卒守初議天子俞所請下全蠲歲租之詔發帑金爲賑於是公徧歷山谷旅宿不歸者閱月按邑之被災者爲三等躬爲部署

而均之遠近帖服無復怨咨復為簡詞訟省文書懾姦宄蒐盜賊招流亡大約倣古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盡邑數萬垂死之飢民一一從公恩勤鬻閔中特與以更生再造也他如興學課農減丁緩賦省刑卹孤懲姦飭胥葺湮整廢公聽斷罷追呼自昔史書所載仁心質行之君子所以推誠御物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葢公賦仁智之性傳聖賢之學規畫指注一出於經術之正故能專劇肩難略不以利害奪其志也公之被召也在庚午五月間新穀未登公所講荒政未及竟民之依公也方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木欲仿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

聞而謀之父老解事者父老曰朝廷咨於九卿謀之宰
相徵海內循良僅得如公者四人吾儕寧得遮留之公
之入爲臺諫言官也言行道亦行也
聖天子必不以一邑之啼號故而漠視乎四海且吾邑之未
竟者公必有以處此矣以是低徊不能已共疏遺愛於
碑且徐圖肖公貌奉祠以垂千百世之祀焉公力學著
書傳道統之正兩舉廉在靈壽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
其去也實不能具行李云
赴部驗到七月唐公濟武來會
唐名夢賚言目今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爲急又言魏環

極貧李恒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
李恒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爲然他日在邵子昆
寓唐適在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大奇之配
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先生
云此與漢武帝信欒大事相類邵因言栢鄉魏老師有
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先生因憶魏公樗林隨筆中
有一條云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
憑焉益有爲而發此覔足以破愚俗

張君雲先來見

張名[illegible]人言靳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

曾符堅之於王猛天一亦有魯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没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耳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於江亦是一法但須置閘水漲則開分洩於江水退則閉使北出清口

九月至暢春園引見

吏部司官引從園東小門入至

上前跪即命出所御屋題曰淡寧居

李公晴崕來見

李名旭升蔚州人時官中書科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字疇子直隸人於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陸靈壽

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往見總憲陳公

先生自叙昔年未曾執贄於魏蔚州今所以亦不敢用師生稱呼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亭汪鈍菴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言言職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觀皇上之意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有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未至我輩當自反

往會李公厚菴

先生問時事當先者李曰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文本有用之才立言少失次序便爲

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愼又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

皇上講書畢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知縣陸隴其臣曾見陸隴其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隴其居官何如曰清廉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遂有九卿薦舉之

旨

赴部宣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往見總憲于公

時澤州已轉[illegible]部尚書直撫于公即繼爲總憲再語先

生云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

京之時即丁寧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余爲總憲

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到任派協理山東道事十月

太廟時享前殿監察陳君[illegible]來見

陳名遷鶴晉江人時官編修言閩中從來不染于姚江

之學惟一李贄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

上畿輔民情疏至

乾清宮面奏

疏略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於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盈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後然後民食克足今天下乎定猶未久也而

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盈
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効於旦夕恩已
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
之感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
荒旱其被災各州縣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
升合之獲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
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內有不被災地

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據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蘇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粮乎若非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疏奏

上呼先生近前曰陸御史奏章是自做的還是倩人做的先

生對曰疏出臣手不敢以假人
上稱善相屬顧左右曰即發抄終格於部議尋仍奉
特旨盡行蠲免
奉武場監試之命
初九日同李公厚菴在地字圍較射至十三而畢李盛
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閣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
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松陽講義刊成
先生族叔訥菴以松陽講義一書大有裨於學者刻于
家塾請先生自爲序以行世先生作序大旨要人引到

身心上去勿視書自書我自我庶不負一番講貫苦心

也

十二月送論湖南巡撫奪情疏至內閣

時湖廣督臣題請湖南巡撫在任守制

命廷臣會議舉朝頗右之先生遂以疏論其略曰臣辦事衙門閒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之與議諸臣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

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

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諸臣沐浴於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

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干養志爲何如人如

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

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

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

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由督

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

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

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湖南一省之人是則

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所請無

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

少効芻蕘云云會議諸臣聞先生抗疏言之亦不敢復

言應在任守制矣遂蒙報可

王君公垂來見

王名紳河南人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

治在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

之弊大治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

上頗首肯之杜公肇餘臻秀水人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法自熊孝感白行

周君教寧來執贄

周名靖吳人忠介孫也言有所著篆隸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魏超宗言教寧居喪極盡禮

酉 按教寧能如是又奉大賢以為師不愧為忠介孫矣

徐君爾瀚來見

徐名世沐江陰人以所著四書惜陰錄就正先生嘉其篤學錄其中精當語置行篋中後徐南歸語先生及門趙旂公曰京邸得見先生如在光風霽月中

辛未 三十年年六十二二月在朝房有橫逆之加

先生自註云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為能事可駭後先生南歸及門叩橫逆之始末及其人為何人先生云此即余同年進士同為邑令同行取而同衙門者也當湖督之題請于養志在任守制也總憲是其同姓為之經理其事知余不可以利動囑其人來婉致謂事雖創見不必異同余與總憲本無纖芥隙若明致總憲之意余

當面致總憲反覆陳其不可總憲天資好或肯見從不必上疏論辨矣無如其人入門坐定並不致總憲意故作駭詞云年兄知否近日竟有父死不丁憂者余問何人因述督題巡撫在任守制九卿已有成議世風如此我與年兄總置不見不聞不論不議可也即起去蓋其人素號剛直恐余窺見其底裏故也余思此何等事而可置不見不聞不論不議耶即以疏論其人語總憲謂我已致意陸某不從猶恐總憲不信故在朝房衆官畢集之時大肆狂罵以堅總憲之信云後余罷官總憲語及始悉之

酉
按以自號剛直之人而竟為蘇張之事宜夫子有感
於古民三疾也
奉會試外監試之命四月往答李公厚菴
李言顧寧人之韻書梅定九文鼎宣城人之曆書皆從前所
未有又講不明不行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
求其明且責其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
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然後能行先生取其得章句意
五月譚公左羽來會
譚言近日京師舁館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
網可嘆又言數年來之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

長之攻小人者皆非眞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京師旱

命廷臣直陳利弊遂獻三議

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其略曰舊例人丁五年一審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能留心稽查惟憑舊冊爲成案聽甲長戶頭之開報故有豪強隱匿而無立錐之民不免于當差此弊之在不均者又相沿舊習有司務博戶口增加之名不顧民之疾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始而包賠

繼而逃亾故一審一溢户口日加而民困日甚此弊之
在求溢額者請飭該撫令各州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
除者即行開除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不得溢將煢獨
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亾逃絶責令里甲包賠亦感召
和氣之一端也一積欠錢粮宜急豁免其略曰臣於上
年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
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内三
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
又見直撫題無極縣知縣范永嘉將新舊錢粮並徵以
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科可知夫畿

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
八年大荒之後目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
實非民力所能勝臣以為此當急宜豁免者也一捐納
保舉宜急停止其略曰天下之根本在民民生之休戚
在縣令故縣令一官關係匪輕未有縣令貪污而百姓
不困窮者也近因捐納一途縣令之中不免賢愚錯雜
幸
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急并
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夫保舉所
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

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為清廉則當即保舉矣如以為非清廉則當即叅劾矣即或有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宜酌定乞

勅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

致庶吏治可清而選途亦可稍疏矣臣謹議輔臣以用

摺子不合不便啟奏爲辭力請卒不得達

六月上速停保舉先用疏

先生三議既不得達於是上疏其略曰伏見臣同衙門

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

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

用之例不可開也（其言保舉不可獨與前議同意）前此有捐納先用一

例正途爲之壅滯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

事例亦未及此葢誠知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
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
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竊
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
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
不可不行稽核疏奏有
旨九卿會同陸隴其議奏先生即至闕右門會議時軍需孔
亟計臣方恃捐納以濟用定議捐納保舉無碍陸某所
奏不諳時務均無容議先生議云捐納一途實係賢愚
錯襍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

盡公然猶愈於不保舉也今若併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污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止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叙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限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惟思撈其

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其榮多矣何謂剗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不能盡躅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襍而吏治可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滿九卿迫先生改議先生執之愈堅九卿遂以阻誤軍機擬革職諭奉天安插定議或勸

先生施挽回之策先生曰有命奉天亦可讀書也

酉

按先生於巳巳歲有與同年柴炯如書其略云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頃之度耶願足下勉之矣可見先生處巳待人總無二致忠恕之道不外是矣

又隨記云方顚沛時最相愛者滿人則有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外如譚左羽之計畫盤費張長史曷松江人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餽贈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愷曾

歸安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傑出者也又楊止齋名述人未詳言漢軍畢興霖亦甚忿此事欲申救九卿議上衆謂先生必不免即先生亦整理作奉天之行矣越數日奉

有從寬免議之

旨

七月李公厚菴來會

李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既齊面奏出巡所屬地方民情皇皇惟恐陸御史遠謫遂得從寬免議陰有回天之

力

酉按先生于衛公無夙昔之雅而急難相救不啻同氣

豈非秉彝之好出於天性哉厥後先生與衛仍莫往莫
來祁奚叔向不得專美於前矣
李又言湯潛菴晚年從余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
有歸正之意惜其遂歿又言應嗣寅性理大中內言二
程不歸統於濂溪猶陳橋之篡潛菴甚不喜此言謂宜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命巡視北城
凡巡城御史到任各坊長坊官俱有規例先生悉除之
往會李公厚菴
李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時與大冶爲婚而與東海

爲顚心入京往東海宅是誠何心

酉按壬申隨記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冶結婚在丁丙

艱之後大冶百計不得欲借學統不載許魯齋以中之

乃成婚姻然則孝感固有不得已者君子宜諒之矣

八月朱公錫鬯來會

朱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却作宋元通

鑑可笑若王宗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拾續綱目

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憲臣劾不稱職有

旨改補

先生任臺職僅一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遭遇
聖明優容至再然始終一節與衆齟齬至是試俸已滿例有
甄別都察院擬先生不稱職對品調用由是得申遂初
之願

李公學菴來會

李言存養工夫兼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
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
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覲祖中牟人）存
養專屬靜之非又言初見許酉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
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户入乎此便不

能入乎彼其言甚誕

九月出京李公厚菴以詩送

其詩曰越客孤帆迴高秋鞠蕊新行哉無慍色卓爾見

青神薄宦同窮巷幽居藉德鄰晤言希一日相待有千

春濁付時論行藏自古人長當盟澗壑庶不負松筠

爾祖亘公似斯文洛閩眞後生需講藝弃葉賴當仁坐

使異言熄邪成聖化醇閒飛湘水櫂飢食吳江蓴信美

雖南國離憂繫北宸碧霄賢路近多是遣蒲輪

按李公此詩足概先生一生大節其曰相待千春則

今日之從祀已兆於此矣始慰其去繼決其來不兩年

而果有江南督學之
命可知外調一局特重遼憲臣之議非
聖祖意也
又冉君覲祖詩曰聖道日光昭斯人乃傑起羣說得廓
清燃犀照江水出處一無心言動皆至理直聲雖震耀
淡然忘譽毀奉身歸舊廬富貴同敝屣神融味道眞執
經環多士余也失追隨悠游慕遐軌南望洞庭山寤寐
勤仰止楊君敬儒詩曰君竟蕭然去臺班尚有誰清操
常特立勁節肯人隨辭闕焚遺草歸山下舊幃著書千
古事行矣復何悲二詩俱有意附錄於此

至天津梅君定九來見

梅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必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又言

本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高於陳獻可

十一月抵家席君文夏來訂師席許之

壬申三十有一年季六十三正月赴席氏館注禮經會元

語及門云禮經會元一書將周禮分別門類融會貫通

最爲有益但指斥康成有過當處至是手自圖註逐段

分疏焉

五月程生儀千來執贄

程名[illegible]徽州人問陳幾亭所輯程朱書先生曰幾亭

於程朱之學亦差一針

七月閱徐公健菴所刊經解

先生云健菴此舉差彊人意

十二月自館歸舟宿唐會村名思輯困勉錄

預敘輯書之例曰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以有學蔀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書五字冠之是謂行

按先生隨記絕筆於此方欲著書以覺來世而有志未成也今坊間所刊行之困勉錄與先生所敘輯書之例了不相關名則是而實則非前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

定繼嗣

先生次子宸徵向為仲弟尚桓後長子定徵既歿先生議奪大宗以承小宗於義未當季弟履平有二子因以其一為尚桓後而令宸徵仍為巳嗣

二十有六日有疾

先一日門人趙魚裳兄弟來見留談終日語程子曰性

即理也梁谿認心爲性云性統理者也所以欲闢王學而未足以服其心然梁谿不敢斥言性即理爲非至應撝謙性理大中則直以程子所言爲不是矣然揔是梁谿一派又云性理大中卷末將陽明議論逐段批駁却好將來要將此卷另刻名曰王學考與王學質疑並行先生先曾作王學考序其略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沒溺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疑信且半錢唐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

試飭獨學無師而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又云小學不可不講究授生徒須日與講解一段我在館中亦如此

酉 按先生無時無處不惓惓以小學為言當其在靈壽也寄倪貽孫書曰令郎近來讀何書小學一書不可不看日記一二條作菓子啖何如與兩席生書云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又云小學不止是教童

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皆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與李枚吉書云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此是晚邨臨歿惓惓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時玩味也與曹星佑書云外孫能讀書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與子宸徵云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言之至再至三其詳則收載吴氏小學集解中先生以小學望人身體力行也可謂切至矣

又云先儒柯尚遷云大學綱領條目雖備然只空殼子身如何修家如何齊都在周禮禮記中此言甚當學者

須有所依據方可尋向上去午後族叔祖方淑至相對甚歡遂欲別去先生笑曰凡事須從容余嘗至其家氣象甚熱鬧却不從容又嘗至其家甚閒寂却從容從容二字有多少受用遂送至河干而別

二十有七日亥時先生卒

是日腹痛不止李公厚菴張君長史於京邸寄書來候起居質義理午後至猶力疾敘視可謂道誼之交有終始者至夜鼻息出聲漸大而先生遂卒泰山梁木之痛固不僅及門之士然也

甲戌 三十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餘圩祖墓之西

先生家本清貧歿後無以營葬時邵公子昆視學江南招宸徵至署謂之曰是役也因令先尊已千古我蓋攝官承乏也且泣即出俸餘百金俾持歸爲葬費遂得卜兆而安厝焉時會葬者自遠而集不可以數計幷有不告姓氏哭拜於墓而竟去者

邵公與先生論湖撫有異同今人意見不合視若仇讎夫且幸其死更喜據其位而邵公無之可見仁義良心本難汨沒先生之道德能使異已者終信服如此

余既重輯先生年譜畢作而嘆曰嗚呼道之顯晦豈不以時哉方先生之筮仕嘉定也其道可以次第見之設

施矣顧不見容於流俗未究厥用而去其宜顯而不顯一也逌史館乏員先大父準菴公以博學宏辭薦業赴

京俟

廷試矣輦下先達諸公莫不仰慕其風采爭先就教謂天祿石渠中惟先生爲宜稱又不幸以憂去其宜顯而不顯二也未幾蔚州魏公以疏辨其冤且薦之有

旨以原官起用服闋補寧靈壽雖仍烹小鮮亦得少展其所學於是巡撫格公特薦之於先九卿復薦之於後而時則大治當軸于先生不啻薰蕕卒爲所沮其宜顯而不顯三也至沮先生者既去位而澤州陳公安溪李公交

口薦揚
聖祖遂擢置臺班天下喁喁然慶先生遭知遇之隆甫拜官
即抗疏論事靡不上䢖
聖心道可大行矣顧忌之者衆憲臣謂宜外調
聖祖重違其議兼所以保全先生于是賦歸去來矣其宜顯
而不顯四也然先生雖去
主知固自若也不兩年以
特旨起爲江南學院有超乎尋常意計之外者而先生已先
一年歿宜
宸衷深爲憫恤其宜顯而不顯五也葢先生一生誦法朱子

不獨學問人品差堪繼軌即出處通塞亦約略相同昔
朱子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先生亦再起
再躓兩爲邑宰共九年在御史臺僅浹歲第朱子不遇
聖明其坎坷也固宜若先生則旣遇矣又不能享有大
年以副
九重簡畀之重此則時命之無可如何者也今
天子嗣統之二季仰承
聖祖崇儒重道之遺意於本朝儒臣中獨進先生於附享
孔子廟廷之列嗚呼休哉豈徒博稽古禮文之美名哉葢以
先生由洛閩以溯洙泗得孔孟之心傳而樹之風聲俾

天下人人知聖賢爲必可師法學術以正風俗以淳有志者無不可食報於無窮也先生之道至是可謂大顯矣獨是

聖祖知先生爲罷深欲老其材而大其任而天不慭遺有虛側席之盛心閱今已卅餘年一旦得邀綦隆之殊典豈非道之顯晦固有其時哉然則今日之先生固宜家尸戶祝奉爲典刑非一家一邑所得而私者矣酉之重輯是編亦仰體

聖天子廣厲學宮之至意使學者一展卷而不啻有羹墻之見由是誦法先生一如先生之誦法朱子學術正而風

俗淳於

國家崇報先生之意庶幾無負則斯道之傳不且大顯於

于萬世而不晦矣乎因不揣愚陋芻蒐博採重爲之譜

而妄有論說者以此後學吳光酉恭跋